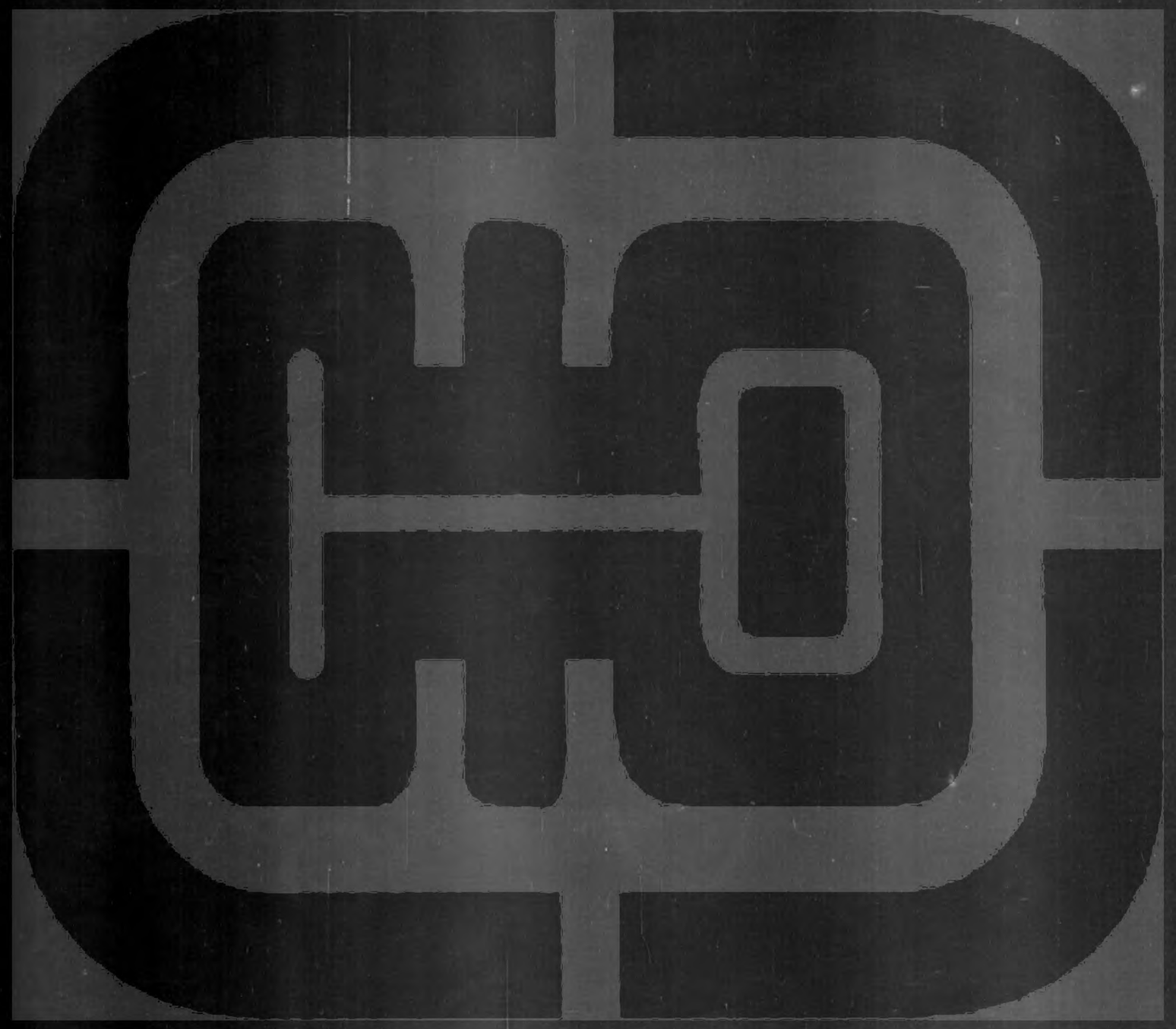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表上

舍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王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駮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陳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後爲曹操奏誅之下獄弃市　舍曰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

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銑曰洪大俾使乂治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而定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向曰旁非一方也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濟曰世宗武帝廟號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故其衆士響應而至者也　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曅曅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亟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陛下睿善本作叡字聖纂承基緒良曰陛下獻帝也睿亦聖也纂繼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　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仄日晚也言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　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遑暇食惟岳善本作維嶽二字降神異人間善本作並字出銑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謂禰衡也　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力角切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卓躒高絕貞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　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躒諸夏卓躒絕異也初涉藝文升堂覩奧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奧深也升堂覩奧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　善曰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善本作暫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良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也　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翰曰桑弘羊能以心計事也張安世嘗從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安世乃闇記後得所亡書校之一無遺失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　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

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爲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絜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絜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爲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善曰國語楚藍尹文豐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向曰任座魏文侯臣抗舉也舉行執直史魚衛大夫邦有道邦無道不改高直之節厲高也殆幾也言此一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也魚廣雅曰厲高也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

飛辯騁辭溢氣坌蒲悶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翰曰坌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氣如坌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　善曰坌涌貌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

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銑曰屬國典夷狄官詭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頸單于匈奴號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向曰漢與南越和親終軍請願受長纓牽羈越王致之闕下勁彊也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爲冠纓也

弱冠慷慨前世

善本作代字

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

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爲比用者也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　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揚

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霓為析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 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些王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 飛兎騄耳古之駿馬也又曰良馬有九逸一曰飛兎二曰騄耳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兎騄耳皆駿馬名良王良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兎騄耳皆駿馬名良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 臣等區區猶勤勤也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 陛下篤愼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禍衣召見 良曰篤厚愼重也禍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林行庶可觀采也 善曰漢書劉敬曰呂衣禍衣禍見 必 善本無必字 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敢不以聞 良曰區區猶勤勤也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

出師表一首 善曰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銑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立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也 善注同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 善本作罷弊二字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向曰先帝

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也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爲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善本作亡字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忘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　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爲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外也臧否善惡也　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善本作理字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翰曰姦犯謂姦僞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銑曰郭攸之費禕皆蜀之侍中董允蜀之黃門郎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善本有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善本無以字爲督愚善本有以字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也良曰向寵蜀將也俶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衆臣舉以爲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疆弱得其所宜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善本作穨字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翰曰穨壞也桓靈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善曰桓靈後漢二帝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政屬之貞正亮明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商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向曰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善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向曰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眄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良曰寄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善本作度字瀘深入不毛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
生草木也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衆渡瀘征之諸郡悉平善曰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
平漢書曰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
使復得政事君王何休曰燒埔不生五穀曰不毛句町庭冷切今南方已定甲兵善本作
作兵甲已足當帥將善曰小雅曰獎勸也三軍北定中原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也
奬帥善本作奬規字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良曰竭盡也駑鈍馬亮自
比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丕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
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
室也舊都謂維洛二州兩漢所都也相則謀存社稷事則開拓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至於斟酌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善本無之字咎以彰善本作章字
其慢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託
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
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衆知之善曰蜀志載亮表云
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
陛下亦宜自謀善本作課字以咨諏足具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濟曰謀事曰咨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
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
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萇曰訪問於善爲咨
咨事爲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臣不勝
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
懷今當遠別悲傷
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一首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

疏求
自試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爲君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　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興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　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　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飧所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此詩刺素飧也　善曰三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飧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飧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翰曰二虢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外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銑曰三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外平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　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外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竊位善本作位竊二字東蕃爵在上列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鄄城王在國東蕃　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德為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

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故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善本作民字濟曰言古之受爵祿者皆以功勤濟國也　善曰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善本從女朱紱濟曰挂懸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而服袞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王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胄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　善曰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六和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啓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　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盛也　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揔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簡賢善本作良字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濟曰方叔邵武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蓄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

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鉤釣也射釣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善曰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敺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善本有也字輸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爲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擊牛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善曰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旦到臣弇古合切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良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劒而死雍門雋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爲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劒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陵君謂越兵善曰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主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爲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兵而退七十里齊王以上卿葬雍門子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也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子曰禹興利除害爲萬民種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羈縻善本作纓占字其王羈致北闕濟曰屬蜀國夷狄官名羈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北闕稱臣於漢善曰賈誼終軍已見上文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而曜善本作耀字世俗哉志善本無志字才力輸能於明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王而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

結欲輸誠於君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翰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第宅也善曰漢書文也夫善本夫下有固字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銑曰捐弃軀身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善本有伏字以二方未剋爲念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剋言未靜也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耆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也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代所測度之詔謂許行之詔也效呈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眞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眞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也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善本作師字之任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吳水戰故云偏舟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猶揔覽也必乘危蹈善本作躡字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善本作禽字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也馘斷耳也虜獲也殲盡雄大醜惡也善曰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爲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

以尅勝之功滅虛禄之愧名書史筆爲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示猶生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拙善本作不字 試没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偷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向曰没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禄無益於時亦何異爲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 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女六切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爲陸議所敗故云此也 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 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衽攘也撫按也劒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衽也 自昔從

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玄塞北出

玄塞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 善曰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秦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 善本作奚字 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 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共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也 善曰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之謂神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冉覽中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 善本作殉字 國家之難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徇國家之急也 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績 善本作彝字 垂於竹帛未嘗不撫 善本作拊字 心而歎息也 濟曰屠裂謂刳斬也景大也古無紙

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爲敵國刳斬而功勳銘於大鍾名記史典則椎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椎也　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以眩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良曰秦將孟明氏爲晉所敗左右曰敗軍之將孟明氏爲晉所敗左右曰敗軍于柯相公登壇沫執匕手劫相公公曰子將何欲沫曰秦伯曰是孤罪也復使爲政卒敗已甚矣君其圖之相公乃盡還侵魯之地　善曰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後齊相與魯會于柯而盟相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壁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矣

絕纓盜馬之臣赦而善本無而字禁趙以濟其難

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爲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鬬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譖貶爲侯故有是引也　善曰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也羣臣纓皆絕盡懽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之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鄧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

善本作代字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章也去世謂死也　善曰先帝謂文帝也

溝壑填土未乾而身名立滅

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也恐已不久而死填於溝坑無功勳而名易滅也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墓土未乾

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濟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危厄日久居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也 **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良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 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巨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 **是以效之於秦** 善本作秦楚字 **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兎東郭之兎捷疾噬咬也言狡兎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騏一日而千里也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銑曰惟思也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功自思無知已舉用是以難息而自傷也 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也 **夫**

臨博而企疏鬨樂而竊議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向曰博基也企疏鶩立貌抃擊節者識基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 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基又曰企舉踵也疏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表之喻以寤主立功** 濟曰趙平原君選客將求救於楚毛遂請備員而行平原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處囊中當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毛遂自前薦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歸趙而上功績既著平原君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 音編 **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良曰巍巍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 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於居楚之

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衍女不貞衍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眞賢也 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 善曰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銑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以塵霧 善本作露字 之微補益山海 螢燭末光增暉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濟曰冒覆也譬謂自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日月 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 淮南子曰人生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 善本作必知字 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濟曰冒覆也譬謂自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一首 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翰曰大哉歎美之辭則法也 善曰論語文也 夫天德 善本有之字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蕩蕩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 傳曰克明俊德 善本作駿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深也

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　善曰孔安國曰能明駿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尺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

及周　善本有之字

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向曰化謂和睦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爲此政又能理於家邦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也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　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　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樹親戚以爲王室之藩屏　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翰曰周之爲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爲後言此以勸親　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銑曰骨肉謂兄弟也爽差也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也　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爲散爾雅曰爽差也

親親之義寔在敦固　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　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者不弃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　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　善本作親字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貞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

群臣百寮番休遞上　翰曰寮官遞迭也言衆臣百官宿衛當番以次休息遞爲上下　善曰列子曰巨鼇迭爲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休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　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慤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 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 不敢乃望交氣類 脩人事敘人倫 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近且婚 姻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 濟曰婚姻婚姻也不通也胡在北越在南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 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爲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 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 紫闥亦猶是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也 神明知我心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

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濟曰言此實天子爲之 善曰毛詩國風文 退惟 作省字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濟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 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向曰怡怡兄弟和樂皃篤厚也 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 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 惠恩也恩同百司之官 以敘骨肉之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爲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善曰錐刀之用已見上文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已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

若得辭遠游戴武弁 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士之冠 善曰尔雅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弁 翰曰侍中冠名貂蟬金璫附蟬左右侍帝謂之侍中 組佩青紘 向曰組紘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紘佩將軍青綬也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善曰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善曰朱組綬已見上注漢書 駙馬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之近也射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勳號也 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之近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 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玥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從也 從華蓋入侍輦轂 良曰華蓋輦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 出漢官解詁汪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承荅聖問拾遺左右 良曰荅謂應荅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 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 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 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 善曰毛詩序曰

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藂蕘罔極之哀 銑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人美之藂蕘者我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藂蕘者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奄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翰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歎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欷久毋聞幼妙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 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歎思者不可為歎息也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 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 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

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燕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也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善本有之字迴光然善本有終字向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爲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　善曰文子曰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善本有何也二字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

竊不願於聖世善本作代字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善本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　濟曰詩柏舟曰毋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只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善曰毛詩曰毋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毋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良曰伊尹殷賢臣也自云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善本有者字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　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是臣慺慺婁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曰慺慺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

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　善曰尚書曰
慺慺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
轉
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濟曰自上下聽曰垂聽　善曰尚書
曰天聰明神聽已見上文

讓開府表一首

羊叔子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爲中書郎及晉受魏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善本有出字）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　善曰昨出爲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爲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　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榮爲憂　善曰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向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　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誠（善本作誠字）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濟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皃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　善曰猥猶曲也孔融荅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示

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善本無之字敝善本作弊廬豈可得哉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　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銑曰古人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輕小善本作小人字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濟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　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善本自於字版築之下有隱才善本有於字屠釣之間良曰版築傅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　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而善本有令字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爲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　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　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向曰秉執亮明也　善曰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

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不同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藉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思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良曰正色不阿諂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伏善本作服字事華髮以禮始終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白髮也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之事也新序閭丘印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不異寒賤言不奢侈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爲進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文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今道路未清善本一作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爲都督荊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而奪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闕也　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表一首

李令伯

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捷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也　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蜀平後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密密上疏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

尚書郎爲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銑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銑曰背死也 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 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本作見撫養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 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善本無少字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銑曰零丁危弱貞成立謂二十成人也 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向曰衰微祚福也 善曰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向曰朞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彊盛也僮僕也 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煢煢孑立善本作煢煢獨泣字形影相弔濟曰煢單也弔問也 善曰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臣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逵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猥頓也微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 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

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善本無以字）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音貝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銑曰僞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爲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爲晉滅故云此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原也盤桓不進皃有所希望言但爲侍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　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楊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何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濟曰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良曰餘年殘年也　善曰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有養字）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　善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徒（善本作獨字）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逵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　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

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家僥倖之恩安終殘年也善曰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僥與徼同古堯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吾死嫁之及子疾命子顆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顆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爲顆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善曰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干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曰必爲殉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元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

到官上表謝息

陸士衡良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

陪臣陸機言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妳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爲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善曰蔡邕獨斷曰

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善曰凡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謂之拜受祇竦不知所裁韓曰含本守下丞賫持久也祇竦敬懼兒制裁也臣本吳人出自敵國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善曰漢書蕭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也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銑曰先旦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任之人也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群聚之中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爲楊駿祭

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爲著作郎三閣謂祕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柄宮東宮及上臺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駿誅徵爲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又轉殿中郎又爲著作郎晉令曰秘書郎堂中外三閣經書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列也貴游謂公子同游也　善曰左傳曰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社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　濟曰言振其光景拔迹越衆迴顧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恩德也　善曰自省遠於同列　善曰邕瓚漢書注曰邈遠也　施重山岳義足灰沒　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爲灰沒以報恩德　善曰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湯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簒位遷帝金墉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　善曰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也

而橫爲故齊王冏　九永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　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簒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

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徵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　銑曰幽隱執繫也囹圄獄名誅殆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　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　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罷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前將軍作歧嶇字　山臼列　濟曰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預倫事嶇傾側也自列謂自分雪也　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黨歧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　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忝　良曰翻反蕞爾小貌　善曰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
炙惜也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
遭枉橫實可悲痛也 善
之心切慕此爾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良曰逼迫天威言
罪也 善曰天威已見上文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
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惟謹爾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 翰曰鉗以鐵爲劫束也
敢語 善曰莊子曰鉗墨劓之口慎子曰吾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
論曰吾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齊慶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
君者臣之天也 莫大之釁 曰經聖聽 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
天子聽察也 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肝
臨難忼 善本作慷字 慨而不能 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也忼慨失志
也恨恨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
之宥 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
隕越 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
也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霆之震左傳齊侯

對宰孔曰小白
恐隕越于下也 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 銑曰
我徐
紫 退就散輩 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 善曰戰國
策曰辟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
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 感恩惟答五情震悼 向曰震悼驚也踧踖也踖累足行也思前
容也 善曰文子曰昔申黃子白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中謝毛詩曰
謂天蓋高不敢不踧謂地蓋厚不敢不踖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
無所容也 踖精亦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
瘁 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
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
也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
削丹書得更平民 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更亦平也平
民凡民也 善曰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爲凡
始望尚未至是 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洗罪猥辱大
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

命顯授符虎向曰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　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　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爲內史張敞爲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召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爲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善曰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爲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忝之明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忝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使之任也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翰曰稽顙拜也言爲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善曰天衢輦轂已見上文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一首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銑曰閔帝爲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幷州段匹磾在冀州此表勸睿爲天子是爲元帝琨作此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
事領護善本有軍字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
侯邑琄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邑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上尚善本無尚字書邑琄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天生蒸民善本作人字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
牧黎元向曰蒸衆樹立對配越楊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善曰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與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
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
圖子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聖帝
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
不可以之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
以奉祭祀善曰范曄後漢書安紀上疏曰洛
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事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
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
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
已而臨蒞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
宗哲纂其紀濟曰難也難此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
廢當取親戚藩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所
以引振遐風式固萬代善本作世字良曰引大式用靡無
遠風堅固萬代善曰牽秀衛公誄曰由從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
仰睎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三五以降靡不由
之臣琄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
其繼絶之道也肇始景大也善曰史記楚
子西曰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
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
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
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也三葉重光四聖繼軌翰曰
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
軌迹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三世謂宣景文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重宣光業廣雅

曰軼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已善本作以字來禍難薦禍字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也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遐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若宿縣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才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綽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王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傒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善曰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也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長安也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録曰建興四年劉曜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群尚書曰肆子敢求爾天邑商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良曰仍因也言琅等使人奉表

詣長安還因不知関帝没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因劫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俾侯暢諸公讃曰葛蕃傳曰撥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愍也 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者敗劉曜也 善曰神器天子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 **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極古今不有** 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 善曰詩小雅曰載事也 **苟在食土之毛含血** 善本作氣 **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向曰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已 善曰左傳芊伊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産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産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況臣等荷寵三世位** 濟曰瑨家三代俱事晉爲著職鼎司三公也謂瑨爲司空 善曰三世謂邁至瑨也王隱晉書曰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 **厠鼎言** 善曰三世謂邁至瑨也王隱晉書曰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 **要飛越** 良曰遑恐爽亡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實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

喻越 **且悲且惋五情無主** 翰曰悲謂主之亡惋謂惋賊之劉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 善曰五情已見上文弟子葉公見 **興** 善本作舉字 **哀朝垂上下泣血** 銑曰朔垂謂幷州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 **臣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 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亡亦當通濟也 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已月之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否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 濟曰古歷數未改晉當復歸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殆憂以啓聖明** 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見下注 **是以** 善本無知作亂殺襄公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後雍廩殺無知莒人奉小白歸國是爲桓公彊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之長良曰初齊公子小白出奔莒後雍廩殺無知莒人奉小白歸國是爲桓公彊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

襄楚莊公也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　善本有以字

主諸侯之盟　善本無之盟二字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乃譖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爲文公以主諸侯之盟多難謂遭小白之難殷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　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　善本作代字　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帝繼此千載之數也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殞　善本作隕字

喪九服崩離　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讖文應之畿謂王畿千里九服侯甸采衛蠻夷鎮蕃服也殞喪墜失也崩離壞散皃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離析也

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濟曰囂然憂傷皃夏太康出畋爲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爲犬戎所滅遘遇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牧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主麗山之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良曰元帝本共王長子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

有舊吳奄布也桑安也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楊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爲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桑服德也 **明威以懾** 善本作攝字 **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翰曰抗舉懾服也不類謂異國也大順謂順天人也 善曰尚書曰我有周祐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 善曰尚書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皃言慶百事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於下 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四門穆穆已見上文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 向曰少康夏后相之父爲寒浞所殺少康逃出後卒滅寒復禹之功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 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爲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誅澆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詩人詠之 善曰毛詩序曰蕩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 **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 濟曰蕩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 **況我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良曰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 善曰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蒼生顯然莫不欣戴** 濟曰顯然仰德負戴荷戴也 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 銑曰聲譽教化所加被者皆願爲臣於君也 善曰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爲臣妾乎 **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 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善曰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濟曰攸所也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爲一心君曾無與二何哀有三乎 **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良曰祚福也祀祭祀 善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

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翰曰無異望謂遠邇皆望於帝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詩曰君子有徽猷荅賓戲曰用納乎聖德矣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地交通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　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司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良曰冠帶謂四方上人要荒謂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　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善本有敢字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翰曰考度也函夏中國趣向也尊號天子號也　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顧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良曰黔首百姓克能也　善曰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善本作溥字天傾首之望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　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

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向曰荑者楊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荑通左傳蘧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爲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爲一時善曰史記李斯曰明王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二都杜預曰浹辰十一日也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濟曰鍾當也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善本作人字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瑕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翰曰逡巡猶退讓也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銑曰晉與秦戰秦獲晉侯以歸郤克呂甥謀立孺子諸侯聞之曰喪君有君群臣輯和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駭驚也圉孺子名闔合輯和也善曰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世善本

作代之元龜也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爲今之大龜 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陛下明竝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胷臆不假臣等 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良曰遲久也開泰爲泰平 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 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號之禮踊躍歡喜也罔無也謹上臣琨謹遣 善本有兼字左長史右司馬 善本有臣字溫嶠 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主簿臣薛 善本作辟字閭訓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爲幽州刺史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 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輕車將軍事 善本無事字關內侯臣郭穆 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七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表下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一

首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翰曰孫盛晉陽秋云張悛字士然吳國人悛爲文詔從之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爲孫氏置守冢人悛爲文詔從之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永康中吳令謝詢表爲孫氏置守冢人悛爲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峻爲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銑曰革改也湯

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國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　善曰尚書王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

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向曰晉伐虞而滅之而立虞廟而祀樂毅爲燕將伐齊緡王出亡常脩其廟而祭之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爲郡而脩齊之宗廟也

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

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代

善本作王

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濟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祀宋是繼絕也傳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善曰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

善本作並字

祀

良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高祖定天下皆存其後使爲之祀諸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焉　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　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也

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銑曰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六國同　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

殘戮之尸乃以公葬

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也公葬謂以魯公葬之　善曰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爲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

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

許規切善本作隳字

有後可冀

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望也

伏惟大晉應天順人

善本作民字

武成止戈

良曰言用文德不用干戈　善曰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爲武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

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　善曰書曰織皮琨瑜析支渠搜

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相連

百世雖三五引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善本作義字未足以喻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稱仁衆盛之美不足比也善曰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已見上文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戾服佩青千里向曰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以懷金佩青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善曰懷金佩青已見上文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吾伏念二千石與牧千里也當時受恩多有過望濟曰過望謂恩澤也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鵜鴂恤功愛子及室良曰自葉流根謂吳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鵜鴂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故詩云寧取我子無毀我室子喻皓也室喻吳國善曰毛詩曰鵜鴂鵜鴂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又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此恩惠深也善曰周極已見上文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銑曰孫堅追論其烈皇帝也善曰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已見上文疆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銑曰當漢獻之末逆亂濟之得漢傳國璽璽則神器也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曰義兵草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汲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顏音眞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桓王武弱冠承業向曰弱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十武定亂謚曰長沙桓王也承業謂承父堅業善曰吳志曰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濟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也言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良曰時漢帝都許策陰謀欲襲許以

迎漢帝未發爲吳郡太守許貴容所殺也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爲著明矣　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爲故吳郡太守許貴容所殺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

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爲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園邑爲采薪者殘毀也　善曰爲采薪者所踐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竝宜應書

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自申也　善曰二君堅策也

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代

善本作世

已輕

向曰言論功勞則嘗效力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征伐不爲晉寇也若緣孫晧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

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

濟曰裁淺表明克能厭足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之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

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傜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一首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翰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元規爲中書郎肅祖欲使爲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監令不同蓋相類也　善曰何法盛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爲中書郎肅祖欲使爲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

善本有亮言臣三字

凡庸固陋少無撿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

銑曰固陋小也撿操猶節操也中州洛陽舊邦潁川也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先臣謂亮父琛爲會稽太守庇蔭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遊逃難以求食而已　善曰中州爲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

亮父琛爲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爲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向曰時福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　善曰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善本有既字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也婚姻謂娉亮妹爲太子妃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爲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濟曰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也言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官沐浴天子道教也　善曰濯纓及沐浴已見上文頻繁省闥出揔六軍良曰頻數繁多也省闥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也揔六者謂爲王敦中領軍也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爲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翰曰言爵祿越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有與臣爲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災害生止足之分臣將宜守之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向曰謗毀讟誹也塵猶穢也天子死曰登遐言我竊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誹既衆是穢明朝以此事聞徹而元帝崩　善曰先帝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濟曰區區猶勤勤也竟終祚福也言明帝外位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美善本作歌字實存善本作在字至公良曰庶衆寮官咸皆允信也書曰庶事康哉至公無私也　善曰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也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善本又有臣領中書四字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示天下私情也何者自發問之辭　善曰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臧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翰曰如姬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亦表內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善曰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文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以為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七族謂前漢呂竇衛上官霍許王后也六姓謂後漢鄧馬竇閻梁何后也言此諸黨以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盡敗者則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善曰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列梁后靈思何后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猶過也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力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懼之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也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良曰允信也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足容受也弊頓仆也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善本作謂字寒心者也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闥宮門也言外戚用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往代謂呂霍等也以此為戒足為寒心戰懼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

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小才之用不如防備疑慮以明公正之道　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善本作劇字心膂旅外揔兵權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膂脊也言中書令為矢子心脊揔兵謂為王敦中領軍也　善曰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膂音呂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招禍敗佇立可待也　善曰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款誠也　善曰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大保不拜後為丞相也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銑曰寮官也頗少也坦然明白貞衆不能明無私情故生疑也　善曰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向曰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責爾實善本有實字仰覽殷鑒量已知敝善本作弊字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觀前代之戚度已必敝誠不惜身恐為國禍　善曰毛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以悾悾口貢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懼善本作惶字屏營不知所厝翰曰悾悾誠也屢數也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屏營俳徊也厝置也　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屏營已見上文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銑曰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上文尚書曰哀矜折獄

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善本無誠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鑒察日月之明愚誠款也

薦譙元彥表一首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也

桓子元濟曰何法盛晉書云桓溫字子元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後爲征西將軍至蜀見譙秀惡李雄之亂逃竄不仕故表薦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澆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向其事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忠貞已見上文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受遂自投清泠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也善曰洗耳已見上文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在三謂父生之師教之人君食之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吾父之節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上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爲上卿辭曰戍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以善本作故字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之迹言重此厚人俗訓人不爲奔競也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平鄙裂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圮毀裂分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有江南之地故三方分毀善曰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神州已見上文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良曰兎罝網也詩云肅肅兎罝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善曰毛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

鄭玄曰罝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敏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斯無斯字 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善曰劉歆移曰有識之所歎慨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食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言思布大化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枹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只見上謝朓八公山詩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 薛綜注西京賦曰搜舉逸人也武羅夏之賢人羿不用之 虚想王蠋 蜀 於亡齊之境 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想武羅夏之賢人羿不用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賓淚殺羿而自立王蠋齊賢人樂毅伐齊欲封之蠋曰忠臣不仕二王生而無義遂絕脰而死言庶幾思想此人於亡國之墟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能鍼尨庞而用寒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浞殺羿于田以取其國家社預曰羿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

吾以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亨名遂經頭於樹自奮絕脰而死 蠋音蜀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逃也揚舉也渭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抱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絜之行 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漁父莞爾而揚其波而揚水已見上文 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 偃仆艱難也 善曰道消顛沛已見上文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翰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詩云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望謂無此望也 良曰皇君也極哀極也薄遇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黎衆顛沛 逼 銑曰凶命謂李雄李壽地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譙秀子壽辭命終不應命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皆不應也 身寄虎吻亡粉危同朝露 向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 善曰莊子孔子

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文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濟曰抗舉也玉立言貞也誓不降辱謂不仕亂朝　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絜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良曰僞庭李雄朝也龔勝王莽時徵不就因不食而死薛方亦爲莽徵因使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莽悅其言遂不追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　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一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王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雖袁善本作園字綺之捿商洛管寧之默遼海翰曰袁公綺里季避秦之亂隱於商洛山管寧漢末避公孫度之亂隱於遼東默隱也　善曰園綺已見上文管寧遼東已見謝朓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椁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銑曰方比殆近也西土蜀也言皆美秀之節　善曰西土蜀也夫旌德禮賢化導善本作道字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善本作喆字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康安也豺豕喻亂賊也偷薄澆競也言今盜賊澆競道義之聲無聞　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茲侈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良曰言時澆薄流遯不返當須振起道義之人以勸免敝俗若秀蒙蒲帛之徵濟曰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裹車輪而徵之　善曰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濟曰頹壞軌法囂薄也言以禮徵秀必能鎮其壞風法教薄俗　善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一首

孚仲文 翰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玄僭位仲文以社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善注同

巨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颸拂野林無靜柯

銑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川驚颸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 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洪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也家語吾山曰樹欲靜而風搖之

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宴所敢喻

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玄親也

昔桓玄之代善本作世誠復驅逼善本作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以善本以字身徇善本作徇字國

濟曰逼迫也徇營也言桓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 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言已不能效之拂衣以謝世事 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恥

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遂乃晏安宴寵叨昧僞封

翰曰晏安謂晏然自安宴亂之朝寵貴也叨貪也爲封仲文爲東興公也 善曰晏安已見上文

錫文纂事曾無獨固

銑曰桓玄進到姑孰辟爲撫軍將軍固者謂拒之也 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事從於宋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爲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孰辟劉毅爲撫軍將軍劉裕爲中軍將軍進玄丞相總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備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之節事從於宋也

兼撓教女佺作佺字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

翰曰淪沒撓屈判分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忠正邪僻也 善曰鎮軍宋高祖也裕劉裕也

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

濟曰冯裕本作文良曰杼洩也三驅之也 善曰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臣社稷善貸已見上文 臣正也貸謂假借人命也

臣復社稷大弘善貸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寬仁也謂甫三驅之人洩溺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也 善曰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上文 之謂不解尚書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縶維已見上文 知維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縶

于時皇輿否隔

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銑曰言此時天子爲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之理爲尚書以力效軍旅也　善曰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僶俛從事自同令善本作全字人向曰僶俛俯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　善曰僶俛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時　善曰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居尚書之次序　善曰尚書曰予心顏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　善曰私門已見上文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善本有臣某云云字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傅季友銑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　善注同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向曰振整揚舉邁行也湄水涯旍旗類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云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濟曰屆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也司雍二州名　善曰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爲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良曰遄速阻險也　善曰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良曰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圮族津塗四塞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虡善本作簴字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翰曰晉舊都故稱隳頓廢壞也虡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爲田疇而生禾黍也　善曰鞠爲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銑曰廛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皃感舊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

痛心焉 善曰蕭條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劉琨作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 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 向曰謁拜也五陵謂文帝武帝宣帝景帝惠帝等陵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 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也 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善曰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 既開翦荊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 良曰繕補也謂脩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 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貍翦其荊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竚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 翰曰遠慕謂思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 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銑曰劉穆之爲前軍卒追贈儀同三司裕表於天子重贈侍中司徒 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本無勤 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主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事也 善曰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爲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濟曰司勳官名主錄公勤也有休美之德者身沒之後終益著明 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休明已見上文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 善本有將軍字 臣劉 善本無劉字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合佐竭盡猷

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良曰密勿俛俛也言於軍旅之中心盡謀慮力盡行陣　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俛俛也**及登庸朝右尹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銑曰登升庸用也朝右謂僕射丹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新君之大猷也敷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百揆已見上文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　善曰沈約宋書曰穆之為**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曰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蜀志曰**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濟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為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司　善曰蜀志曰偉遵**方宣讚威**

姒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　善曰論語子貢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寵靈已泰**榮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於時翰曰義熙晉安帝年號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高皇帝平定海內日淺義熙晉安帝年號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高皇帝平定海內**屯世故靡有寧歲**銑曰虞度勢眾荐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為邊患言也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鬬鬩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呂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臣翼之動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向曰幼弱賴蒙臣正翼佐也讜善言也溢滿也言穆之善言善謀滿**於人聽**際濟曰密謀潛慮謂有帷幄之籌造膝謂近天子納諫言也詭辭謂曰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　善曰穀梁傳曰士**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

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善本作記字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良曰言隔別皇朝其功不爲天子聞見者多也一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也善曰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善本有夫字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無也言無此人不能安濟軍國之事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蕭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銑曰履踐也言踐謙居寡欲之道守之彌益堅固善曰易曰九三勞謙君子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古有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爲社不及言不封善曰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意也正司謂正爲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善曰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爲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善曰金蘭已見上文

爲齊明皇善本無皇字帝作相善本無作相字讓宣城郡公第一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升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臣公善本作鸞字言被臺善本有司字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長史善本作刺録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善曰毋丘儉表曰禹嵩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獨子之愛降家人之慈善曰母丘儉表曰禹嵩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向曰篤厚也獨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當家之人慈愛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卽大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皇善本無皇字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高祖長子兄弟親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言屬後事以輔政也善曰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善本作偶字識量已翰曰言自見者爲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

至猶偏識也言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也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曰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煩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植也庾元規書曰仰覽鑑量已知弊玉几之側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玉憑玉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善曰韓子曰楚莊王以政亂兵弱莊子曰吾患知之善曰尚書顧命曰出之命也向曰荷負也導引揚明也末命臨終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濟曰嗣王也王也弃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善曰嗣君謂鬱林王也爲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弃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由良曰造成也鸞輔佐天善曰不造已見秘康幽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子不成功是我之罪也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翰曰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

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令空懷此無救王譏之言　善曰漢書曰齊悼惠王子典居爲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銑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離於耳　善曰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一至於斯謂廢鬱林王也　善曰謂鬱林猖蹷顛躓也孫盛晉陽秋曰邵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也

非臣之尤誰任其咎　向曰尤過任當也　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濟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聲而泣下曰血也　善曰寢廟及園陵已見上文左傳楚薳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

寧容復徼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　良曰徼遮也家恥謂嗣君弃常也晏亦安也國危謂鬱林廢後也　善曰晉中興書曰卞壼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乎宴安已見上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　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司上神州謂楊州也儀刑謂天下儀飾刑表也列岳謂比於諸侯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儀刑已見上文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　向曰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爲主天下之大訓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　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

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　濟曰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爲驃騎愜可也言自知不可誰以爲得　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爲虛飾也詩曰予有禦侮

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　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王其命如鴻毛矣貫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爾　善曰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爲我檐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魴

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也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 翰曰黷汚經法也同體爲已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爲假飾而求讓名也 善曰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 善本作殞 越爲期不敢聞命 銑曰均同匡正隕沒越墜也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用管仲而爲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已見上文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弥 善本作必字 固永昌之丹慊 苦簟 獲申 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晉羊祜封鉅平子武帝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祜讓不受庾亮破沈元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讓不受懇信也慊不足也 善曰鉅平羊祜永昌庾亮並見上表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濟曰綽寬裕優也 善曰孟子曰欲爲君則盡君道欲爲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

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善本有臣諱誠惶以下六字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翰曰雲與梁武同事竟陵王情義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爲吏部尚書兼封侯以爲太重故不敢受 善曰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爲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爲天子以爲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爲我呼雲爲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宵（善本作霄字）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中謝五臣本無臣雲二字）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銑曰素本也輪謂輪運之功翮謂輔翼之用言我無此能也善曰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輶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古縣切向曰中庸謂中常之人狂狷猶佯狂也慙謝皆謂不及也　善曰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狂狷已見上文）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濟曰鑽先王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東方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靡無就成也　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脚）齊楚徒失貧賤（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殫盡也菽豆也田子方謂魏太子曰志不得則授履而適楚安往而不得貧賤也躡踏屩履也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蹻草履也韓詩外傳曰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意）苡（以）興謗（翰曰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諸侯有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王吉爲益州刺史好事車馬衣服及去職不過囊衣而已馬援爲交趾太守出薏苡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時人以爲南土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爲始興太守而被解落也善曰分虎已見上文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及遷徒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illegible]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銑曰古得罪之人皆著赭衣虜獲也言爲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爲凡人也井臼謂操舂汲之事而以爲逸樂　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棄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遂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爲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莫**欲以安歸**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籌百年爲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手矣亂離東昏侯作亂也瘼病也安歸不仕也　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夏也　善曰閉門已見恨賦毛詩曰載離寒暑

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良曰皐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阜鍾山　善曰秋興賦曰耕東皐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爲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悵望鍾阜已見上文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　善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稚善鼓瑟漢書曰楊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翰曰踈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日同歡娛言我祿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　善曰賜金娛老謂踈廣也已見張景陽詠史詩

折芰燔枯此焉自足翰曰芰菱也可以籍坐也枯乾魚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大澤折芰而坐以蒲薦爲肉瓠瓢盈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銑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也謂應萬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子孟津也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曰蕩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臣亹善本作釁**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向曰亹隙也離心謂如紂臣離心離德也等謂已爲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爲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櫬也已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並已見上文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

獄訟謳歌示同民志

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濟曰獄訟之事與歌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珪璋也揔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至此大官善曰獄訟謳謌已見上文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酆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綰與高祖同居酆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善曰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爲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也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良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上初學長安賢者往來南陽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僦以給諸公之費　善曰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閣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善曰明經拾青紫已見上文臣雲中謝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銑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關猶存也替廢也咎繇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　善曰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然所稱者惟許劭郭林宗能超拔人士而用之也　善曰孫綽子咸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濟曰龐統曰拔擢十人而得五人亦可以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淳于髡一日薦七士宣主曰寡人聞千里一士尚曰比肩今一朝見七士不亦衆乎　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龐統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母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善本作暫字）發顧無足筭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

偶有鑒察童幼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　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落而不相及也　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遷尚書也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勢也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銑曰季末也陵遲零落也官方謂王政淆亦亂也　善曰陵遲已見上文莊子曰是非之塗森然淆亂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向曰鴻都學府也不綱謂無綱紀也漢靈帝時太后臨西園賣官齊亦如此　善曰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名有差

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濟曰金章印也笥謂盛衣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爲亂謠曰金章滿箱尚不可長又曰貂不足狗尾續言小人在位者衆故云此矣　善曰金章盈笥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嬋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

良曰創洗言初造國政當存改敝風天子南面恭己而已選任賢能責成於此尚書　善曰論語子曰舜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闕乏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珪章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鐺附蟬爲文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

銑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位封酇侯也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給光武軍光武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而封　善曰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爲酇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何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

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

向曰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光武即位拜鄧禹爲前將軍詔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爲酇侯　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策於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封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拜

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日以親封禹爲酇侯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濟曰漢叔孫通以抑揚禮教拜稷嗣君後漢吳漢爲將帝使人視之方見作攻具帝曰強人意隱若敵國封廣平侯　善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免胄禮義是劉通爲稷嗣君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濟曰安帝時鄧騭定策禁中封上蔡侯曹參有野戰之功封平陽侯　善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爲上蔡侯漢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

濟曰卓茂爲密令蝗蟲不入境光武即位慕盛德封宣德桓榮爲明帝師拜尚書　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未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濟曰明帝外戚樊氏郭氏馬氏四姓封爲小侯以侍祭祀紀錄也　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

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根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在於此　善曰五侯王氏也已見上文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

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翰曰疇酬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爵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

銑曰諸生書生也素謂朴素之業也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

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裁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也言遠祖之任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　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爲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也中興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

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太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

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濟曰秉執也高尚不仕也　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

所富者義所乏非善本作者字

時濟曰富義謂富於道也所乏非時言當太平之時　善曰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

薄官東朝謝病下邑濟曰東朝謂經任宋太子諮議郎也下邑所居邑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爾善本作耳

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亞次也　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爲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乏爲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九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翰曰車千秋自園寢郎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聞董卓輔政逃避吏持之急不得去行至宛陵徵爲光祿勳已而又拜司空從徵時及發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　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度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爲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特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銑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弃身亦知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　善曰尚書伊尹曰臣爲上爲國爲下爲民

陛下不弃菅姧**蒯**苦怪**愛同絲麻**向曰菅蒯草名可以爲索雲自喻也言不以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憔悴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濟曰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謂將不移平生之言也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夤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

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善本作表字

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善本有臣雲誠惶以下六字　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迴此尊寵之命於常法則和穆也微物蓋

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爲蕭楊州作薦士表一首 銑曰蕭遥光爲楊州刺史齊建武初有詔舉士故以此表薦琅邪王暕及薦王僧孺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遥光爲楊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濟曰任昉爲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録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衣拱手永爲逸樂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 善曰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

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 濟曰旒以蔽視纊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信滿四外如符璽焉充滿也符璽印也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絖塞耳所以掩聽也絻古冕字絖古纊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爲符璽以信之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良曰文帝乘六飛則六馬也文帝襲五代邸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是爲五讓言今塵迹與之同 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男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同塵已見上文

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絜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 善曰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元彥表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 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爲酒家傭保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爲世師

物色關下委裘河上 向曰物色謂關令尹喜望見氣色知老子之至也委裘河上謂河上公言恐有賢同此隱者故有詔舉 善曰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表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詣之

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濟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必兼采衆味論爲國者信資衆賢　善曰一狐已見上文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爲味也而善本無而字五聲倦響九工是詢良曰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理工官也詢問也九工謂九官謂六府三事之官言天子倦以聲聽故問於九官善曰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義善本作議字廟堂借聽輿皁翰曰廟堂謂貴臣輿皁賤士也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　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皂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銑曰任重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爲兄弟也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絕徼倖徼倖猶苟且也　善曰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　善曰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貌陋而不用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英凌沈下僚也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內所推美也　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爲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水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翰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允蹈中和之氣　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銑曰衛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樂廣字彥輔能崇名教言暕俱有之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爲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也何爲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向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可爲人之儀則　善曰

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言聯家亦有　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曰遠方至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

良曰邇近曠遠也言文章清妙屬言幽玄言心遠居近親道疎物也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丑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翰曰素朴也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守朴丘園則虛三公之位　善曰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

庠序公朝萬夫傾首

善本作望字銑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　善曰庠序已見上文曹植求通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向曰荀顗字景清太尉彧之子高祖輔政見顗曰荀令君之子李固者司徒郃之子究覽墳典京師學者共歎曰是復有李公矣言聯繼祖父之德亦如是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頼陽人也魏太尉彧之第六子黄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

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

善本有字僧孺三字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

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致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債　善曰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爲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爲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爲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矣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良曰車武子勤學貧無燈燭夏則拾螢盛練囊中以爲明冬取雪以映之温舒少貧牧羊澤中常截蒲寫書孫敬貧居太學編柳簡以爲經　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録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温舒取澤中蒲截爲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爲經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

翰曰言古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　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僞斷
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

儀南宮故事 甘泉遺

銑曰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往甘泉宮則用之名曰甘泉鹵簿鄭弘爲尚書令所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爲故事 善曰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卤簿鄭弘爲尚書令所有補益王曰鄭弘爲尚書令弘前後所陳皆補益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陳中郎擊烏丸還霍光問以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抵掌謂擊手也 善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爲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豈

直鼮廷鼠有必對之辯 竹書無落簡之謬

濟曰實攸舉考

廉爲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使案之如攸言賜帛百匹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東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善曰摯虞三輔決録注曰竇攸舉孝廉爲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焚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知攸對曰名鼮鼠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騭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司空張華以問東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 陳坐鎮雅俗引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

斯在

良曰言陳進益於俗多曾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 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爲世純儒太玄經曰羙質所疑 宋衷曰質問也

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

翰曰東序講道之處祕寶奇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可以爲宗廟之任 善曰書曰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銑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之才實可爲世之資用 善曰不以人廢言已見上文解曰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善本有云云字

爲褚諮議蓁 代兄襲封表一首

向曰

善本有讓字

蓁南康郡公褚淵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貴襲爵蓁既長大貴上表請歸封於蓁天子許焉而蓁上此表讓於貴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蓁字茂緒爲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貴于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蓁本爵多冗長

任彥昇

臣蓁言一（善本無一字）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奔）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士宇臣賁載世（善本作世載字）以（善本作承字）家允膺長德（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勳功錫賜也士宇謂南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良曰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封郡如脫屣屣履也　善曰止足已見上文吳都賦曰輕脫履於千乘也）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疎遠而誤萃聚也庸薄自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言大義合歸兄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二心　善曰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昔武始迫家臣之策

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銑曰張純封武始侯臨終勑家丞曰我無功於時猥蒙爵士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後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勑違詔不受有詔奮下獄惶懼乃受也丁綝王莽來以爲潁陽尉降光武封爲陵陽侯綝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於東海爲佯狂後同門生鮑駿讓之鴻乃感悟因還就國此理屈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勑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綝爲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向曰先臣謂父也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繼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隧矣　善曰禮記曰繼別爲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壙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也）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

節濟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曹公子臧諸矣立以爲曹公嗣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矣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

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目願奉焉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

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

爾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亮當投竄草澤以遂已志

任舍本作勝字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舍本作以下二字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銑曰竟陵郡王子良薨有詔追贈太宰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舍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向曰猷道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可剗除故云不刊也善曰尚書曰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芭號千人訴諸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素絲編目録也

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而藏諸名山則陵谷

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良曰漢以高祖配天而祀泗水亭有漢高碑孔子稱爲素王沂水之側有孔子碑善曰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爲法

或者又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燕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之以爲夫子是擬迹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曰子夏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銑曰伊丹耶其君不如堯舜是尊主今言禹者變文也善曰尊王謂伊尹也耶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刋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之美猶尚刋勒碑頌況意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銘記也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荊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爲立碑刻銘然寔爲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育夏甄殷陶周故太宰音陵文宣王邑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則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良曰體國謂爲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蕃謂爲刺史也入守謂爲司徒也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善曰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汝乂而出宣于外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猷謀也后君也言臣有謀謨則入告君使君出宣行之孔安國曰帝堯也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義善本作茂字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百揆已見上文禮在寬章以述明聖之義善曰孟子曰爲舜琴張曰子之善百揆已見上文禮在寬沛然莫之能禦易云日新之謂盛德琴書已見上文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善本有稱焉向曰言小才能之人非大道兼濟之事且

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　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常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無得而稱已見上文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　善曰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鴟鴞東徙松檟成行　濟曰周公東征管蔡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今子良有代宗之義而帝亦嫌焉故假鴟鴞之東徙以喻焉松檟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深遠　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鴟鴞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櫃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良曰竟陵王前後六爲開府也王藩謂會稽太守徐兗二州刺史僚軍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爲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爲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兗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

人蓄油素家懷鉛筆　翰曰蓄積也油素絹也鉛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善曰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龔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鉛筆行誦文書

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　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欲立碑　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亡亦從班例　善本作列字

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置　善本作致

之者反蒙嘉歎　銑曰晉時令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持賜之碑阮德規爲齊國內史風化大行卒於郡郡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不許立齊人思之因與冒禁立碑詣闕請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泯滅也爲謂作文者置立也　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其惠

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向曰被及也孔子謂管仲曰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　善曰如仁微管並見上傳季友修張良教

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刋立　濟曰褚彥回及豫章王宣嚴並謂立碑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

褚同迹親與嶷同規請爲立碑以依二公之例 善曰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嚴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爲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爲文

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畢長陵輶由軒不知所適

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人也禁謂不許也駐蹕止行也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輶軒使車也使采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 善曰九原已見上文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

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

翰曰閭里門也孤賤范雲自稱也甄明弘大弛廢也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二乃辟

慮先犬馬厚恩不荅而敝

善本作弊字

帷毀蓋未蓐螻蟻

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大馬臣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填黃泉爲王作厚以御螻蟻也

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銑曰敝帷不棄用以埋馬敝蓋不棄用以埋犬蓐藉也螻蟻蟲名雲自方犬馬故云此也漢法侯王葬皆用珠襦玉匣襦衣玉匣笥屬以珠玉飾之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藉螻蟻而太宰已在幽泉 善曰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爲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良曰弘大獎勸也隔謂蔽塞也微物雲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謂竟陵王葬處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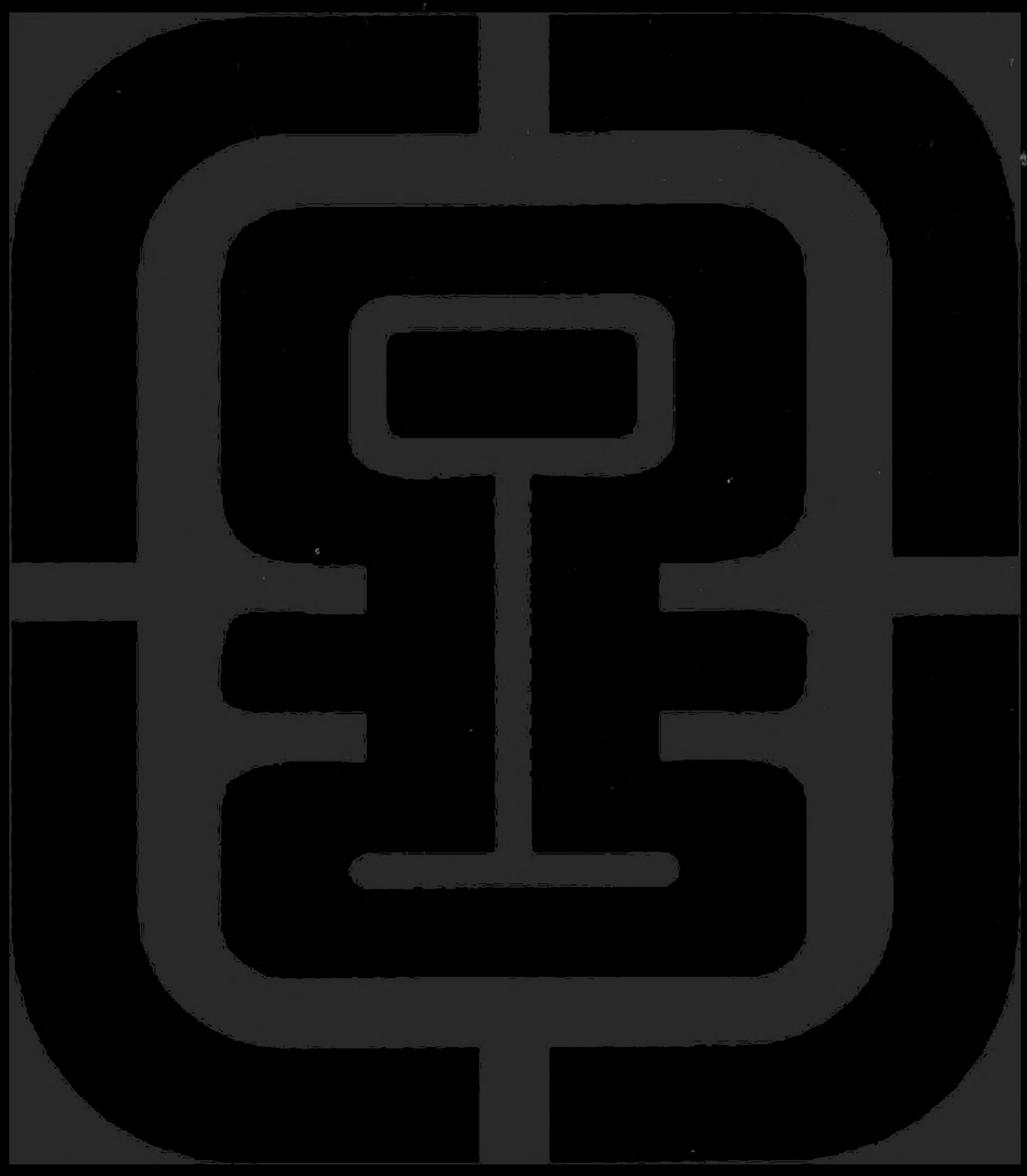
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出峴

善本作山頂二字

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覬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碑也杜預好立身後之名作碑敘平吳之功立於峴山扶風王司馬駿都督涼州諸軍事後薨吏人爲立碑長老者見之無不拜也言其人遺愛如此 善曰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沉萬山下一沉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

老見輕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善本有臣誠惶以下五字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八